



世界文学名著

天 外

奧尼爾著
古有成譯

BEYOND THE HORIZON

By

E. G. O'Neill

Translated by

KU YOU CHENG

世界文學名著

天

外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月印行

(六八四)

世界文學名著
 天 外

BEYOND THE HORIZON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E. G. O'Neill

譯 述 者
 古 有 成

發 行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目錄

第一幕

第一景：路上。春天一天的日落時分。……………二

第二景：田家。同日晚上。……………二四

第二幕（三年以後）

第一景：田家。一個夏日的晝午。……………五九

第二景：可以望見大海的鄉間的一個小山頂上。次日。……………九〇

第三幕（五年以後）

第一景：田家。晚秋的一天的黎明。……………一一八

第二景：路上。日出時分。……………一六〇

劇中人物

詹姆士梅約 (James Mayo) 農夫。

克脫梅約 (Kate Mayo) 他的妻。

迪克司各脫 (Dick Scott) 小船遜他 (Sunda) 的船主，她的兄弟。

安德路梅約 (Andrew Mayo)

羅伯脫梅約 (Robert Mayo)

} 詹姆士梅約 的兒子。

路史愛脫金士 (Ruth Atkins)

愛脫金士太太，她的守寡的母親。

瑪麗 (Mary)

朋 (Ben) 田間的雇工。

醫生賀塞脫 (Doctor Fawcett)

第一幕

第一景

鄉間大路的一段。大路由前面的左方像對角線一般跑到後面的右方，遠處又可見是屈折以達天邊，像條灰色的絲帶，在低而迤邐的小山之間，小山上有新種的田，田被石牆或粗糙的蛇行的籬笆，明白分開，作棋盤形。

前面被路割成的三角形，是黑色泥田的一部，播下的小麥正在發芽，作鮮明的青色。用石砌成的一條蔓延的線，低而不配稱爲牆，把這田和路分開。

路之後面，是一條溝，溝的那邊是條傾斜的草堤。中有一條老而多節的蘋果樹，初苗嫩葉，樹枝槎桀入天際，作黑色，和遠處的蒼白色相映。一條蜿蜒的籬笆，沿堤頂，經蘋果樹下，由左進行至右。

五月一天的寂靜的黃昏，正在開始。天際的小山，邊上仍有一條微弱的紅燄，小山上

的天，却有夕陽的紅光在照耀。這種光，隨着表演的進行，而漸漸退去。

幕啓，羅伯脫梅約，可見是坐在籬笆上。他是個高而苗條的二十三歲的少年。在他軒昂的前額及大而陰沉的眼睛上，微有詩人的表現。態度優雅有禮，嘴及頰傾於弱。穿的是灰色絨布褲，套入長統靴，一件青色佛蘭絨汗衣，和一條漂亮的領帶。他在這夕陽晚照下讀書。他把書闔起，還用一指隔着剛讀到的地方，回頭向天際，從田野山間望去。他嘴唇在動，彷彿自己在默默背誦。

他的哥哥沿路之右方來，是田間工作回來了，他年二十七歲，是羅伯脫的反對型——鄙野，被太陽燻成赤色，有一種魁梧的男性美——耕田之子，敏於料理事務，但完全沒有才智。穿的是一種外褲，皮靴，一件灰色佛蘭絨汗衣，頸部張開着，一頂柔軟的泥污的小帽，戴在腦後。他停步，靠着手拿的鋤頭，對羅伯脫說話。

安德路（看見羅伯脫沒有注意到他的回來——大聲叫）喂喂！（羅伯脫突然轉身。

看見是誰，他微笑了。）呀，你幻想真是超人一等！我看見你又帶着一本舊書啦（他過溝，坐在他弟弟近旁的籬笆上。）這次帶的是什麼呢——詩罷，我賭。（他伸手要書）讓我看看。

羅伯脫（頗遲疑地把書遞給他）小心，不要把牠弄得滿是污泥喲。

安德路（望着自己的雙手）這並不是污泥——這是很乾淨的土。（他翻書，默讀了一些，發出厭惡的歎聲。）噯！（故意向他的弟弟微笑，用一種悲哀的唱歌聲朗誦出來）「我愛上了風和光，和海的明媚。但是神聖而最不可侵犯的夜呀，我所最愛的還是你。」（他把書遞回）喂，拿去藏着罷。我想就因為那年你在大學裏念了書，才令你愛讀那種東西啦。我很喜歡我讀完了中學便罷，不然，也許我也變成瘋癲了。（他露齒，親密地拍着羅伯脫的背）想像我同時讀詩兼種田的情況罷，馬都要跑開，我賭。

羅伯脫（笑）或者懸想我種田的情形罷。

安德路 你去年秋應該回大學裏去的，像我知道你想去的一樣。你是適於那種生活的

——恰像我是不適的一般。

羅伯脫 你知道我不回去的緣故啦，阿安。我想回去，爸不喜歡，縱然他沒有說出；我知道他要把錢用來改進田地。而且我並不是定要做個學生了，正因為你看見我時時念書。我現在所要幹的，就是作汗漫遊，永不在一塊地方落土啦。

安德路 好，你明天便要動身的旅行，可以让你作汗漫遊的。（一說及旅行，他們都沉默了。停了一會。最後安德路再說下去，困難地想用不經意的聲調來說。）舅父說你此去要三年。

羅伯脫 他算來大約三年。

安德路 （悶悶地）那是個長時間。

羅伯脫 你把牠算一下，便覺並不怎麼長的。你知道遜他繞康恩角（註）而先到橫濱，那在一個帆船既是一個很長的水程；要是我們又去別的舅父迪克所說的地方——

(註) 康恩角 (Cape Horn) 爲南美洲之南極端，在 Tierra del Fuego 羣島之一島上。

印度，或澳大利亞，或南阿非利加，或南阿美利加——也都是很長的水程。

安德路 那些國外的地方，你都可以到啦。(一會以後)媽要很聖念你，阿羅。

羅伯脫 是的——我也要聖念她。

安德路 你此去，爸也不是覺得好過的——雖則他自抑着不現於辭色的話。

羅伯脫 我明白他的感覺的。

安德路 你可以打賭我也並不覺着高興。(他放一手於羅伯脫近旁的籬笆上。)

羅伯脫 (放一手於安德路的手上，有一種羞澀的姿態)那層我也知道的，阿安。

安德路 我得像旁的人那麼聖念你，我想。你可明白，你和我並不像大多數的兄弟——

常常打交，許久不見面，我們倆是常常共在一起的。我們是不同的。這就是我這麼難

過的緣故，我想。

羅伯脫 (動情)我也是一樣難過的，阿安——相信我罷！我不願離開你和老人——

但是——我覺得我不得不。有種東西正在叫我——（他指着天邊）哦，我不能解釋給你聽，阿安。

安德路 無須的，阿羅。（他發自己的火）地獄！你要去——這便包含着一切的理由；我無論如何也不願你失掉這種機會啦。

羅伯脫 你有那種感覺，你是人好，阿安。

安德路 嚇！要是沒有，我不是個該死的棍徒了嗎？當我知道你是多麼需要這次海行，來造成一個新人——我是就你身體來說——使你完全復元的時候。

羅伯脫 （有些不能忍耐地）你們似乎都不斷地來說我身體方面的事，你從前差不多看見我常常臥病家裏。你總不能不想：我是個有痼疾的病人，你不知道這過去幾年當中我是怎麼強壯起來了。要是我只因我的身體，沒有旁的理由，而去舅父迪克船上的話，那麼，我便停留此地，耕起田來。

安德路 不能够的。耕田並不是你的本性。我們倆對於田野的感覺，也已完全不同。你——

——好，你對於家只有部份的喜歡，我想；但是把牠當作耕種而出產物品的地方，你却厭惡牠了，那不是的嗎？

羅伯脫 是的，我想是的。於你却是不一样的。你是完全一個父系的兒子。你是和泥土結了婚。你是像一粒穀一條樹一般，同是牠的出產物。父親也是一樣。這個田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他知道別一個梅約，有同一種愛好的，得繼承他所遺的工作，他很幸福。我能够了解你的態度和爸的；我想這種態度是真誠而值得讚美的。但是我呢——好，我生來並不是幹那種工作的。

安德路 不，你並不是；但是切實明白的說，我想我知道你有了一種獨具的生活態度。

羅伯脫 （沉思地）我確懷疑你真的知道。

安德路 （自信地）當然我知道。你已見了一些世界，便覺這田莊是太小了，你渴望看遍全世界啦。

羅伯脫 還有呢，阿安。

安德路 哦，自然。我知道你要習航海術和船上的一切，將來好做個官。那也是不足爲奇的。

的。薪水是不少的，我想，比起家裏坐食的時候來；要是你立心遊歷的話，你又可不費一錢，到你所願到的地方啦。

羅伯脫 （帶着一種半愁的微笑）還有呢，阿安。

安德路 當然還有。在國外的港口或旁的地方，常有好事件來碰你的機緣。聽說在那些新開的新國家裏，一個少年漢，時時留神，是有很多機會的。（愉快地）我敢打賭，這就是你靜寂中曾經再三想過的東西啦！（他笑着拍他弟弟的背）好，要是你猝然變爲一個百萬的富豪，不時回家來跑一趟，我將服事你。我們在這田莊上也就可用許多的錢，而不致虧本啦。

羅伯脫 （失笑）此行的實際方面，我一分鐘也不會想過，阿安。

安德路 好，你應該想的。

羅伯脫 不，我不應該。（指着天邊——夢想地）假如我要告訴你，召喚我的只是美，遙

遠而未知的美。我在書中讀過而令我神往的東方的神祕與迷魂，放浪形骸於偉大廣漠的空間的需要，作汗漫遊以追求那天外藏匿着的祕密的歡快，怎麼樣？假如我告訴你這就是我此行的一個而且唯一的理由，怎麼樣？

安德路 我會說你是半瘋半癡的。

羅伯脫 （綳眉）不要那麼說，阿安。我是正經的。

安德路 那麼，你就停留此地也是可以，因為我們這田莊上你所尋求的都已有了。空間够闊了，主也知道；只跑一哩下海灘去，你便可有你所要的一切的海；可望的天邊多了，給誰人的美也够了，除了冬天以外。（他露齒）至於神祕與迷魂，我倒還沒有遇過，但是牠們也許潛伏在此周遭的地方罷。我要你明白這是第一等的有各種附屬物的田莊啦。（他笑）

羅伯脫 （他也胡亂笑起來）對你解說也是徒然，你這鈍人！

安德路 你在船上時，關於迷魂一類的話，寧可一點也不要對舅父迪克說。不然，他大概

要以你爲約拿（註）而把你投入海裏。（他由籬上跳下）我還是奔跑回去的好。路

（註）約拿（Jonah）是個希伯來的預言家，被命往 Nineveh 而不從，搭一船逃往 Tarshish。因此上帝降暴風，預言家告訴水手把他丟入海去，水手依命做了，風便息。約拿然後被大魚吞食，在魚腹三日三夜方得出云。（參閱新約「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節）

史的媽過來晚餐時，我總得洗乾淨一點。

羅伯脫（諷刺地——幾乎尖酸地）路史也來呢。

安德路（不知所措——茫然四顧，只不看羅伯脫——矯作不關心之狀）是的，路史

也過來的好，我寧可快些回去，我想，而——（他一面說，一面跨過那溝到大路上）

羅伯脫（他似乎正在和內心的強烈的感情奮鬥——任性地）等一分鐘罷，阿安！

（他由籬上跳下）有些事情我要——（他猝然停止，咬着嘴唇，臉面變色）

安德路（面向着他，半帶挑激地）是嗎？

羅伯脫（不知所措地）不——不要介意——不緊要的，沒有關係的。

安德路（在他凝望了羅伯脫的不敢望他的臉一會以後）也許我能够推測——你

所要說的是什麼——但是我想你不說出你是對的。（他由羅伯脫身旁拉得他的手而緊握之；兄弟二人站着互相凝望了一分鐘以後）那些事件我們都沒有辦法的，阿羅。（他突然放下羅伯脫的手，轉身去了）你快要回來的，是不是？

羅伯脫（癡癡地）是的。

安德路 那麼，再見了。（他由路之左邊跑去了。羅伯脫目送了他一刻，然後又爬上籬頂上去，向小山張望，面現深深的悲哀。大約一刻以後，路史由左邊匆匆進來。她是個強健，美麗，二十歲的田家女，有一種嫵雅苗條的體態。她的臉，雖然近於團圓，却是不可否認的漂亮的，大而深藍色的眼睛，被給太陽所燻的臉色烘托着，更見動人。她的小而整飭的姿態有一種力的表現，這種力，是深藏的頑強的宗旨堅定的力，潛伏於她的年輕的坦白動人的美的下面。她穿一套純白的衣裳，沒有戴帽。）

路史（看見他）嚇囉，阿羅！

羅伯脫 (驚起) 嚇囉，路史！

路史 (跳過水溝，坐在他旁邊的籬上) 我尋找你呢。

羅伯脫 (譏刺地) 阿安剛剛離開此地呢。

路史 我知道的。一秒鐘前，我在路上碰着他。他告訴我你在此地。(慈愛地充滿遊戲的神情) 我並不是找阿安，稚氣而好說笑的东西呀，要是你以爲是的話。我只是尋找你呢。

羅伯脫 因爲我明天要走了嗎？

路史 因爲令堂急盼你回家去，所以叫我來尋找你。我剛剛把媽送到你家裏呢。

羅伯脫 (循例地) 令堂好嗎？

路史 (面帶愁容) 大概是一樣。她似乎永不會好些或壞些。哦，阿羅，我願她對於沒有辦法的事，能够竭力開放心緒啊。

羅伯脫 她又對你嘔嘔不已了嗎？